





劉知幾曰前曰平準後曰食貨古稱河渠今稱溝洫其歸一也茅坤曰班揚所次食貨志文甚詳而史記平準書相上下

隆按班掾志食貨而以教化為言蓋禮義足而後富可長守之意食足貨通二句此一篇主意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四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食貨志第四上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

布利通有無者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全也刀謂錢幣也龜以下占貝以表飾故皆為寶貨也。

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燥木

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

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師古曰自斲木為耜以至於此。事見易上繫辭。

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

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

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義仲義和仲

和封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為稷官也古文

阻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

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乘師古曰乘讀與匪同禹貢所謂厥貢

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是也楛遷有無萬國作乂師古曰楛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

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

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

安亡傾是以聖王域民師古曰為邦域築城郭以居之制廬

井以均之師古曰井田之中為屋廬開市肆以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

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

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

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教民地亡曠

土師古曰教謂逸游也曠空也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

直略故必建步立晦師古曰晦古畝字正其經界六尺為步

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二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

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

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

隆按自首至此
總叙食貨以下
專叙食惟食足
而後貨可通是
以食敘于先

隆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與周禮大司徒遂人所言相同

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師古曰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晉灼曰淳盡也。鳥鹵。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取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

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賦其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

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

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

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所

強也。師古曰勉強勸之令。習事也。強音其兩反。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

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

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也。如寇盜之至。

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還廬樹桑。師古曰還繞也。菜茹有畦。瓜瓠果

旅。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蔬。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蔬。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蔬也。師古曰

如所食之菜也。畦區也。旅音來果反。殖於疆場。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師古曰詩小雅信南

丘濬曰成周感時其富而教之者規條之詳如此當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思非禮犯分之爲此乖爭凌犯之風所以不作也

山云中用有廬疆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壘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壘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師古曰此豳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同以食來至南晦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饁音于輒反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蝥也今謂之

隆按婦人相從夜績即戰國策載其茂言貧女乞富女餘照之說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勤樸如此

促織聿曰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所以順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蝥音拱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宴防怠惰也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言里胥然後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温也燎音力召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

隆按八歲一段
指言先王教化
之事應篇首國
實民富而教化
成句

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
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乎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
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秘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

是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

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

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

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李奇曰造成也行同能偶則別之

以射師古曰以射試之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

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人道人也獻之大師比

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故曰

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

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

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

雅大田之詩也淰陰雲也淒淒雲起貌也祁祁徐也

言陰陽和風雨時民庶慶悅喜共先雨公田乃及私

也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

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

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或再登曰平餘

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

隆按遺字疑當作餘

作餘

積

積

積

盧舜治曰昔管仲通輕重之權歛散之法俾穀價常平亦王道所不廢李悝之法比跡于仲但仲兼主于富國悝專主于濟民此其所以異者

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畷。春秋譏焉。孟康曰春秋謂之履畷履踐民所種好者而取之譏其貪也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賢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畷。治田勤謹。則畷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二三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畷加三斗也師占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

甚賢傷民

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

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

則國貧。故甚賢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畷。歲收畷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百。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今糴至於甚賢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

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

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中孰自三，餘三

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下孰自

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

其五十石，云下孰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中

小孰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

石，七十石。張晏曰：收大孰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之

小中孰也。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

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孰則發小孰之所斂，

大孰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賢而民不散。

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及秦孝公

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伯。師古曰：仟，伯田間之道也。南

北曰仟，東西曰伯。伯音莫白。反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

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

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

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

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

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

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

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男子力

耕不足糧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

隆按史記平準書有突云漢興接秦之弊而貸中則備備述前代事此傳寫之誤非太史公舊也班採食貨志問採此書而錯用之而以漢興接于前代之後較之史記條理尤明

隆按此上叙高祖足食之政

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瞻字給也

海內愁怨遂用潰畔漢興接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

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

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以蓋臧蘇林曰無

物可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醇而色之駟謂駟馬雜色也而

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

一糧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

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

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漕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漕

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師古曰中都官京師

諸官府也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脩儉節

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堯

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

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

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

治天下至熾至悉也師古曰熾與熾同故其畜積足恃今背

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

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

將泛孟康曰泛音方男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曼此通用也莫之振救生之者

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廢應劭曰廢傾竭也

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

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淳如

曰：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阡，危欲墜之意也。

音閭，又音丁念反。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

師古曰：穰，豐也。音人常反。禹湯被之矣。師古曰：謂禹遭水而

湯遭旱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

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

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橫也。罷夫羸老易

子而齧其骨。師古曰：罷，讀曰疲。齧，齧也。音五巧反。政治未畢，通也。遠方

隆按：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一句，乃賈誼一疏根本。

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僭也。謂與天子相比擬。迺駭

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

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

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

於本。師古曰：歐，亦驅字。著，音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

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

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

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

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

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

徐中行曰：賈誼欲歐民緣南畝，抑末技游食之徒，晁錯欲使民

務農許以入粟
拜爵除罪並布
帛之文

宋祁曰言土地
人民之衆不讓
湯禹也

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
亾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為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
民有飢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
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
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焉。以畜積
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
禹，加以亾天災數年之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
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
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
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
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
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

隆按此下一段
較珠玉五穀

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
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
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
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
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
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賢之者，以
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
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今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
盜賊有所勸，亾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
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

隆按此下一段較農人商賈

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賢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亾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

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

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

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

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

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亾農夫之苦。有仟伯之

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

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

師古曰。縞。素也。縞之精白者也。

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

以流亾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

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賢。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

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

師古曰。迕。違也。一。本。作。逆。

而

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

隆按從前至此始番出使民勸農一句與前未盡歸農句相應而又說到貴粟又說到以粟為

罰而後歸結
在拜爵除罪二
節上此一段收
上起下

徐中行曰秦令
民納粟千石拜
爵一級鼂錯因
踵而行之者而
要之亦不容於
堯舜之世

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賢粟。賢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
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
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溲。師古曰溲散也。音先列反。下同。夫
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
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
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
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
三卒之筭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
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音力。目反。
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師古曰為神農之教
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亾粟。弗能守

盧舜治曰鼂錯
疏周恤民隱自
募民入粟拜爵
而田租可以盡
蠲蓋當時賤農
貴賈一以爵誘
之則盡驅而之
南畝此不賞而
勸之術也

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
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此其
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亾
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
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
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
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
為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
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
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

王維楨曰班氏復載鼂錯之策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見其言之速效而國之大裨也

隆按此以上叙文帝足食之政

隆按此上敘景帝足食之政

用大漑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師古曰俞進也音踰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裁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婁敕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

隆按敘武帝時事襲平準之文而補仲舒一疏夫限田之議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此議之最善者而惜乎其不行也

七十年間國家以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乘牝牡者擯而不得會聚師古曰言時富饒故恥乘牝牡不以其蹠齧也蹠蹋也音大奚反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貨殖傳倉氏庚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

土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室廬車服僭上以限物盛而衰固

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竝興而民去

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

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

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

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師古

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

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

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

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

者田連什伯貧者以立錐之地又潁川澤之利管山

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

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

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

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

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費故下民受其困也師

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或

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

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以聊以逃

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

真德秀曰按此
詔蓋即悔輪臺
時事云

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
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
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
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
下虛耗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
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
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圳師古曰圳壟也音歲工犬反字或作吠
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圳田以二耜
為耦廣尺深尺曰圳長終晦一晦三圳一夫三百圳
而播種於三圳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土

以附苗根

師古曰墮謂下之也音頽

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擬

擬

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擬擬盛貌芸音云芋音子擬音擬

芸除草也籽附根也

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

旱

師古曰能讀曰耐

故擬擬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

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

鄧展曰九夫為井三

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晦漢夫為井三用耦

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

師古曰縵

田謂不為剛者也縵音莫幹反

善者倍之

師古曰善為剛者又過使過縵田二斛以上也

過使

教田太常三輔

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也

大農置工巧奴

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

茅坤曰漢時勸農至于田器之類亦並闢有司

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以

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趨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

犁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過奏光以為永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

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

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墾地師古曰離

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墾餘也宮墾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墾地廟垣墾地其義皆

同守離宮卒閑而無事因令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

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

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

成反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田卒也是後邊城

隆按此上叙武帝足食之政

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即位

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

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

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

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

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

史屬徐宮李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

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

隆按壽昌三議皆省漕益賦裨邊之要也而惜乎其不久遂罷隆按此上敘昭帝宣帝足食之政

茅坤曰此迂腐之見

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北假地名也

隆按罷建章甘泉宮衛及諸所省減從貢禹之請也

隆按以上敘元成不行足食之政。民多被其災云

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以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師古曰比頻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廼可平。孝文皇帝承以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為音于偽反今累世承平。豪

茅坤曰限田例不便於執家中貴故往往寢而不行
隆按以上叙求公足食之政

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賣為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賢。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

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竝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筭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而豪

盧舜治曰井田
可行於封建之
初而不可行于
郡縣之後如以
郡縣則寸今之
遷除其歲月有
限而田土之還
授其奸弊無窮
王莽何人也而
可以議此

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
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
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
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
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
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
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
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瞦瞦然陷刑者
眾師古曰瞦瞦聲也音敖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
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諄亂
師古曰諄乖
也音布內反邊兵二十餘萬人印縣官衣食用度不
足數橫賦歛師古曰橫
音胡孟反民俞貧困常苦枯旱必有平

歲穀賈翔賢師古曰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
離於賢也若暴賢稱騰踴也末年盜
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
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
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服虔
曰煮
木實或曰如今餌木之屬也如淳曰
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酪不可食重為

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宮以稟之吏盜
其稟師古曰稟給也盜其稟者
盜所給之物稟音彼甚反飢死者什七八莽恥
為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師古
曰此

歷法應有災歲之枯旱霜蝗飢饉存臻蠻夷猾夏寇
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師古曰究
竟盡也

隆按以上敘王
莽不行足食之
政以至干亡云

歲為此言以至於亾。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四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四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食貨志第四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

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內

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

重一斤。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

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

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如淳曰：泉

布於布。如淳曰：布於民間。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太公退又行之

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

隆按此卷專敘

貨

盧舜治曰：漢之

五銖最為中正

可世世守之而

無弊者也。馴至

于王莽變成法

復古制。既與大

錢又與小錢既

行。至又行龜既

行。貝又行布既

開除貸。又設五

均既稅。三夫又

幹酒酤。是擾天

下於沸。蒸亂繩

之域也。故志終

之曰。世祖復五

銖錢。與天下更

始班氏之源委
見矣

茅坤曰平準亦
即耿壽昌常平
之意

有賢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
於市。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蓄賈謂賈人之多蓄積者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
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
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曰言富人多減穀委積也然而
民有饑餓者。穀有所減也。師古曰言富人多減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
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
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糴之重之時官為散也凡輕重斂散之
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
李奇曰繼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繼錢貫也管子曰凶歲糴釜十繼師古曰孟說是也繼音居兩反
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

隆按單穆公一
段本國語全文
而稍損之

奉耘。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澹焉。故大賈畜家。不
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
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
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
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
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
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賈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
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

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

遠志，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

洿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洿也。潢，音黃。洿，音一。胡反。竭亾日矣。王其

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

農澹不足。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百姓蒙利焉。秦并天下，幣為

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

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銅

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

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

隆按漢興以下一段錯用平準書文

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

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

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賤而

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羣貨使物稽滯，在已故市價甚騰，費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重累。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

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農。孝

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

亦不得官為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

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

胡纘宗曰：漢文承高惠之後，思以富民而使民放鑄其漸也。吳王富埒天下，鄧通財擬王侯，而先王之法廢矣。

夫山澤之利不以封貨財之權不可假雖大為之防民猶踰之而可恣其私鑄乎此班氏所以有取于賈生私鑄之疏也

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

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

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

無利也殺音交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

妙而得利甚厚故令人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

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干高反各隱

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

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

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

積多也阱音才性反曩禁鑄錢必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

下報論之也張晏曰必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後同今公鑄錢

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

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

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

當順所求而與之矣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

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

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

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

之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孕反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

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

王維楨曰先設兩端以難之而後開以除禍致福之說

隆按不得其術
應上苟非其實
句

日蕃釋其耒耨。治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多也。釋其耒耨。治鎔炊炭。模也。師古曰鎔音容。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善人休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忽忘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

挾銅積。呂御輕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呂術歛之。重

則呂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呂假賢臣。多

少有制。用別賢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鋌鑄金人十二是也。呂

臨萬貨。呂調盈虛。呂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奇音居

宜反羨音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制

吾棄財。呂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師古曰末業既

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

逐競也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

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呂諸侯

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後卒叛逆。鄧通大

隆按敘武帝時
事悉本平準書
原文總之不外
耗財與利兩端

隆按此上歷敘
武帝征伐四夷
抗敵百姓以著
其耗財之始

夫也。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

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

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

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

開通之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

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共

猶于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

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敵以巧法。師古曰抗訛也謂推挫也巧法為巧

詐以避法也。財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出貨者

又按先虛提入
物補官六句以
為興利起案下
文一一皆應

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

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

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

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率十餘鍾

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邛。邛。邛。邛。屬捷為晉灼曰邛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邛今邛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

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呂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

租賦。不足以更之。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更

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

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

隆按此敘衛青
歲擊匈奴築朔
方通西南道耗
財又按此敘募民
入粟興利

隆按此敘置滄海郡築衛朔方耗財

主臧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也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

鉅萬府庫竝虛廼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

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

隆按此敘衛青又擊匈奴耗財

舊為郎更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

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

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

隆按此上應入物補官出貨除罪俱與利事

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

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有司請令民得

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

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

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

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

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

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二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

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

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

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

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

隆按此上應武力進用選舉陵夷俱與利事

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

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

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巨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

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師古曰

隆按志食貨而備載張湯輩之慘刻蓋以與刑之臣必先嚴刑而湯輩之慘刻不志于刑法志于食貨正原其用刑之由爾隆按此段應法嚴令具

隆按此敘驃騎再出擊胡耗財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誹窮治之也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跡顯見也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兩一乘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

隆按此敘河決耗財

隆按此敘穿渠耗財

隆按此敘養馬納降耗財

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穿汾河渠以為漑田鄭當時為渭漕回遠師古曰回曲繞也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漑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迺調附近郡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

隆按此救振貧
徙民耗財

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

相救迺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

十餘萬口應劭曰秦始皇遷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

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離錯奢儉不衣食皆印給

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

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墮財役貧孟康曰墮停

音轉轂百數李奇曰轂車也廢居居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

中以待賢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封君

皆氏首印給焉師古曰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

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冶鑄

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氏丁奚反

隆按議更造錢幣句是綱是時以下是目此與利事

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

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

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

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

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民亦盜鑄不可勝

數錢益多而輕臣瓚曰輕物益少而賢如淳曰民但

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

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今半

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而姦或盜摩錢質

而取銖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

盧舜治曰漢皮幣以白鹿皮為之存毛方尺綠飾金文繡以五采者也

盧舜治曰漢三幣其一幣圓而龍其文也其二幣方而馬其文也其三幣橢而龜其文也後世交鈔之源始于此

云鉛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鉛音浴瓊說是也錢益輕薄而物賤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繒為皮幣師古曰繒繡也繪五絲而為之直四十萬王

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

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橢圓而長也音佗果反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

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

隆按此敘行鹽鐵興利

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師古

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乃反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賢幸咸

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師古曰不用籌計

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目反及

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令之出馬也

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謫適責罰也以其久為姦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

隆按此段應官職耗廢

隆按此敘兩將軍大出擊胡耗

財
又按是時財匱
二句應前經賦
既竭二句
又按此敘鑄五
銖錢與利

隆按此敘給官
盆禁私鑄與利

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
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
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
銖。孟康曰：周匝為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
曰：奏
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
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鹽官與牢盆。蘇林
曰：牢盆。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古。煮字。
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
廩曰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古。煮字。
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師古曰：幹。謂
管。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
鹽者。鈇左趾。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

隆按此段又應
選舉陵夷

隆按此敘算輅
車鑄錢與利

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
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
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買人矣。商賈
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
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
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農人
尚少。不皆務耕
也。種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輅車
賈人之緡錢。皆有羌。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輅。小車
也。緡。謂錢貫也。輅。音弋。昭反。緡
音武。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賈貸。賣買居邑。貯積諸
物。師古曰：賈。賂也。貸。假與也。賈。式制反。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

其物自占。

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

緡錢二千而筭一。

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筭諸作有租及鑄

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

緡錢四千筭一。非吏比者。三老北

邊騎士輶車一筭。

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輶車

皆令出一筭

商賈人輶車二筭。

如淳曰商賈人有輶車又使多出一筭重

其賊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

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賈人有市籍及家屬

皆無得名田。以便農。

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敢犯

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迺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

隆按此敘以興利之故而嚴刑

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之。稍

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

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

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

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自造白金五

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

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

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大氐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氏讀曰

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

隆按直指夏蘭
二句收上起下
是綱初異以下
是目

為利者。師古曰守郡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賢用事。減
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為九
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蘇林曰夏
蘭人姓名
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
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壁直數千。而
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
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
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
詔令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微
反脣。師古曰
蓋非之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
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以。師古曰比則例也讀
如字又音必寐反

隆按天子既下
緡錢令三句亦
收上起下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
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師古曰
縱放也
放令相
告言也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
鑄之雜鉛錫錢多輕。而
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
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令
錢郭見有赤者不
知作法云何也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師
古
曰充賦及給官
用皆令以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實用。縣官以令禁之。
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
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
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
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

隆按此敘今上
林三官鑄錢與
利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唯真工言無利。

大姦迺盜為之。師古曰：其術巧妙，故得利。揚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

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為使也。

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師古曰：就其所治也。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

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師古曰：媮，苟且也。而

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

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

告緡。上林財物眾，迺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

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迺大修昆明

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師古曰：織讀曰熾。

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迺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

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以沒入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比謂比者所沒入也。

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

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隆按此敘縣官以興利之故，用少饒矣。而時則又盛宮室以耗財。

謂雜置官員分掌眾事耳，非農官也。

隆按此又應選
舉陵夷是與利
事

隆按此敘天子
出巡郡國耗財

及官自糴廼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賢賤謂之齊民

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廼徵諸犯令相引數千

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

致也如淳曰株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

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

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

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往者

留而處之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明

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

自殺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從官不得食隴西守

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

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臣

不徼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

畜邊縣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

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

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

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

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澹赦

隆按此敘擊羌越耗財

隆按此敘成田耗財

隆按此敘課馬息與利

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卻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也。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羌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

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

李奇曰省視也至嘗酎飲宗廟

時少府視其金多少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

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

器苦惡。

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

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

賈賢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

者少。物賤。廼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

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晉灼

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嵩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

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

隆按此敘以食幣給所置初郡

又時發兵誅小反者耗財

物傳車馬被具

師古曰地北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此音頻寐反傳音張戀反被音皮

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

間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

故能澹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為訾給母乏而已不敢

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

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

師古曰代孔僅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

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師古曰儻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儻

隆按此敘置均輸鹽鐵官與利

音子就反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

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

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

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

之貨物賔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公所牟

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

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

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

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

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

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

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

隆按此敘置平準與利又按此敘封禪耗財

陰按以上歷敘
武帝耗財興利
之事而以烹弘
羊天乃雨結之
所以誅言利之
臣也

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
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
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
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亨列謂列肆
弘羊夫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
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
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
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為此。國家
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
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

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
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上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
鐵官。二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
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
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
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
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銖銖
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
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
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

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竝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與五銖錢凡四品。竝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

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么錢一十。師古曰。么小也。音一堯反。

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

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

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

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

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距冉長尺

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直二千一百

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

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

百。為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

隆按凡寶貨一段總結上文

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

皆用銅。般以連錫。

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鈴錫瑛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鏈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為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

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

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有者入大卜。受直。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

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奔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

隆按自平帝元始中至此極言財貨之盛。莽患之。以下又敘財貨所由廢云。

玉

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日義言。財貨辭訟正。乃得人。不為非合事宜。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以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廩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暮之月。出息五百。樂語

有五均。

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疆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

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并

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

令及洛陽邯鄲臨甯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

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

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

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皆自占司

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

之漸。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

隆按曰。易曰。周禮曰。樂記曰。傳記曰。周官皆根。依古得經文。一向來。

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

勇反食讀曰飲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

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

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為

區謁舍今之客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

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

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

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中下之賈。各

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絲

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師古曰讎讀曰售均官有以考檢

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印賢。過平一錢

則以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仰其賈氏賤減

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賢庾者。師古曰庾積也以防民積物待賢也

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

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

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

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

用者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

也。幹在縣官。師古曰幹謂王領也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

漢書卷五十四 食貨 第四十四 律 南

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

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

厚要在燕飲無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

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

師古曰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御進也

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

亾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

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

劉奉世曰名賣酒為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何必取鍛家盧為義乎

爰也言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盧及酒瓮也此言釀五十釀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盧及鑿盧亦謂所居

鑿瓮之 處耳。釀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

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

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

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醴。載師古曰

也音才 給工器薪樵之費。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

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

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如淳曰姓名名偉也 因與郡縣通姦。多

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 府臧不實。百姓俞病。莽知民

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酒說為食肴之將帥

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

許應亨曰六幹者鹽鐵錢布帛與酒也

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
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印
於市雖賢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
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臯至
死姦吏猾民竝侵衆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
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
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
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
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
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

一與貨布二品竝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
止廼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竝行盡
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
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
可勝行廼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没入為
官奴婢吏及以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以非
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衆及五人相坐
皆没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
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
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
人故取以喻師古

楊慎曰柳文轉
喉觸諱本搖手
觸禁之語

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

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

劇師古曰繇讀曰徭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

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上流獄

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師古曰旁依也

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

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於

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亾緣邊四夷所

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

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衷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衷取也言取於多者以

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哀音薄侯反書云楙遷有無應劭曰楙勉也遷徙也師

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

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市貨之不離貨之滯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

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筦氏之輕

重服虔曰作輕重貨在管子書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

亦有從徠師古曰言所從來久矣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

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

漢書卷之二十四
食貨志
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
竭。亾次矣。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四下

